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二十二回 隔牆有耳都院會名花 宦海回頭小侯驚異夢

話說陽伯正在龔府，忽聽那進來的俊僕兒句附耳之談，頓時驚惶失措，匆匆告辭出來。你道為何，原來那俊僕是陽伯朝夕不離的寵童，叫做魚興，陽伯這回到京，住在前門外西河沿大街興勝客店裡，每日陽伯出門拜客，總留魚興看寓。如今忽然追蹤而來，陽伯料有要事，一看見心裡就突突地跳，又被魚興冒冒失失地道，「前兒的事情變了卦了。郭掌櫃此時在東交民巷番菜館，立候主人去商量！他怕主人不就去，還攜帶一封信在這裡。」陽伯不等他說完，忙接了信，恨不立刻拆開，礙著龔尚書在前。好容易端茶、送客、看上車，一樣一樣禮節推完，先打發魚興仍舊回店，自己跳上車來，外面車夫砰然動著輪，裡面陽伯就嘔的撕了封，只見一張五雲紅箋上寫道：前日議定暫挪永豐莊一款，今日接頭，該莊忽有翻悔之意。在先該莊原想等余觀察還款接濟，不想余出事故，款子付出難收，該莊周轉不靈，恐要失約。今又知有一小爵爺來京，帶進無數巨款，往尋車字頭，可怕可怕！望速來密商，至荷至要！

末署「雲泥」兩字。陽伯一面看，車子一面只管走，徑向東交民巷前進。

且說這東交民巷，原是各國使館聚集之所，巷內洋房洋行最多，甚是熱鬧。這番菜館，也就是使館內廚夫開設，專為進出使館的外國人預備的，也可飲食，也可住宿，本是很正當的旅館。後來有幾個酒醉的外國人，偶然看中了鄰近小家女子，起了狎侮之心；館內無知僕歐，媚外湊趣，設計招徠：從此賣酒之家，變為藏花之場了。都中那班浮薄官兒、輕狂浪子都要效尤，也有借為秘密集會所的，也有當做公共尋歡場的。凡進此館，只要化京錢□□吊交給僕歐，頃刻間纏頭錢去，賣笑人來，比妓館娼樓還要靈便，就不能指揭姓名、揀擇妍醜罷了。那館房屋的建筑法，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五幢兩層樓，樓下中間一大間，大小縱橫，排許多食桌，桌上硝瓶琉盞，銀匙鋼叉，擺得異常整齊；東西兩間，連著廂房，與中間只隔一層軟壁，對面開著風門，門上嵌著一塊一尺見方的玻璃；東邊一間，鋪設得尤為華麗，地蓋紅氈，窗圍錦幕，畫屏重迭，花氣氤氳，靠後壁朝南，設著一張短欄矮腳的雙眠大鐵床，煙羅汽褥，備極妖艷。最奇怪的，這鐵床背後卻開著一扇秘密便門，一出門來就是一條曲折的小弄，由這弄中直通大街，原為那些狎客淫娃，做個意外遁避之所。其餘樓上，還有多少洞房幽室，不及細表。

如今且說陽伯的大鞍車，走到館門停住。陽伯原是館裡的熟客，常常來混的，當時忙跳下車，吩咐車夫暫時把車卸了，把牲口去喂養，打發僕人自去吃飯，自己卻不走正路，翻身往後便走。走過了好幾家門首，纔露出了一個狹弄口，弄口堆滿垃圾，弄內地勢低窪。陽伯挨身跨下，依著走慣的道兒彎彎曲曲地摸進去，看看那便門將近，三腳兩步趕到，把手輕輕一按，那門恰好虛掩，人不知鬼不覺地開了。陽伯一喜，一腳踏上去，剛伸進頭，忽聽裡面床邊有婦女嚶嚶聲。陽伯吃一嚇，忙縮住腳，側耳聽去，那口音是個很熟的窰姐兒，逼著嗓子怪叫道：「老點兒礙什麼？就是你那幾位姨太太，我也不怕！我怕的倒是你們那位姑太太！」只聽這話還沒說了，忽有個老頭兒涎皮賴臉地接腔道：「噢，嫁出的女兒，潑出的水，你倒怕了她！我告訴你，一個女娘們只要得夫心，得了夫心誰也不怕。不用遠比，只看如今宮裡的賢妃，得了萬歲爺天寵，不管余道臺有多大手段、多高靠山，只要他召幸時候一言半語，整顆兒的大紅頂兒骨碌碌在他舌頭尖上、牙齒縫裡滾下來了，就是老佛爺也沒奈何他。這消息還是今兒在我們姑爺聞韻高那兒聽來的。你說厲害不厲害？勢派不勢派呢？」聽那窰姐兒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嚇，你別老不害臊！雞矢給天比了！你難道忘了上半年你引了你們姑爺來這裡一趟，給你那姑太太知道了，特為揀你生日那一天賓客盈門時候，她駕著大鞍車趕上你們來，把牲口卸了，停在你門口兒，多少人請她可不下來，端坐在車廂裡，對著門，當著進進出出的客人，口口聲聲罵你，直罵到日落西山。他老人家乏了，套上騾兒轉頭就走。你縮在裡邊哼也沒有哼一聲兒，這纔算勢派呢！只怕你的紅頂兒，真在她牙縫裡打磨盤呢！老實告訴你吧，別花言巧語了，也別胡吹亂噓了，要我上你家裡去老虎頭上抓毛兒，我不幹！你若不嫌屈尊，還是趕天天都察院下來，到這兒溜達溜達，我給你解悶兒就得了。」

那老頭兒狠狠嘆了一口氣，還要說下去，忽聽廂房門外一陣子嘻嘻哈哈的笑語聲、帖帖韃韃的腳步聲，接著啞啞一響，好象有人推門兒似的。陽伯正跨在便門限上，聽了心裡一慌，想跑，還沒動腳，忽見黑蓬鬆一大團從裡面直鑽出來，避個不迭，正給陽伯撞個對面。陽伯圓睜兩眼，剛要喚道「該」，縮不迭，卻幾乎請下安去。又一轉念，大人們最忌諱的是怕人知道的事情被人撞見了，連忙別轉頭，閃過身體，只做不認得，讓他過去。那人一手掩著臉，一手把袖兒握著嘴上的鬍子，忘命似地往小弄裡逃個不迭。陽伯看他去遠，這纔跨進便門。不提防一進門，劈臉就伸過一隻纖纖玉手來，把陽伯胸前衣服抓住道：「傳大人，你跑什麼！又不是姑太太來了，你怕誰呀？」陽伯仔細一聽，原來就是他的老相好、這裡有名的姐兒小玉的口音，不禁嗤的一笑道：「乖姐兒，你的爸爸纔是傳大人呢！」小玉啐了一口，拉了陽伯的手，還沒有接腔，房裡面倒有人接了話兒道：「你們找爸爸，爸爸在這兒呢。」小玉倒嚇一跳，忙搶進房來道：「吓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郭爺。巧極了，連您也上這兒來了！」陽伯故意皺皺眉，手指著郭掌櫃道：「不巧極了。老郭，你千不來萬不來，單揀人家要緊的時候，你可來了！」郭掌櫃哈哈笑道：「我真該死，我只記著我的要緊，可把你們倆的要緊倒忘了。」陽伯道：「你別拉我，我有什麼要緊？你嚇跑了總憲大人，明兒個都察院踏門拿人，那纔要緊呢！」小玉瞪了陽伯一眼，走過來，趴在郭掌櫃肩膀上道：「郭爺，你別聽他，盡撒謊！」郭掌櫃伸舌頭道：「纔打這屋裡飛跑出去的就是……」小玉不等郭掌櫃說出口，伸手握住他的嘴道：「你敢說！」郭掌櫃笑道：「我不，我不說。」就問陽伯道：「那麼你跟他一塊兒來的嗎？大概沒有接到我的信吧！」陽伯道：「還提信呢！都是你這封信，把我叫進來，把他趕出去，兩下裡不提防，好好兒碰了一個頭。你瞧，這兒不是個大疙瘩嗎？這會兒還疼呢！」說著話，伸過頭來給郭掌櫃看。郭掌櫃一面瞅著他左額上，果然紫光油油的高起一塊；一面衝著玻璃風門外，帶笑帶指地低低道：「哪，都是這班公子哥兒鬧哄哄擁進來，我在外間坐不住，這纔撞進來，鬧出這個亂子。魚大人，那倒對不住您了！」陽伯搖搖手道：「你別殄了！小玉，你來，我們看一看外邊兒都是些誰呀？」說罷，拉了小玉，耳鬢廝磨地湊近那風門玻璃上張望。

只見中間一張大餐長桌上，團團圍坐著五個少年，兩邊兒多少僕歐們手忙腳亂地伺候，也有鋪臺單、插瓶花的，也有擺刀叉、洗杯盤的，各人身邊都站著一個戴紅纓帽兒的小跟班兒，遞煙袋，擰手巾，亂個不了。陽伯先看主位上的少年，面前鋪上一張白紙，口銜雪茄，手拿著筆，低著頭，在那裡開菜單兒，忽然擡起頭來，招呼左右兩座道：「勝佛先生和鳳孫兒，你們兩位都是外來的新客，請先想菜呀！」陽伯這纔看清那主位的臉兒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莊稚燕。再看左座那一個，生得方面大耳，氣概堂堂，衣服雖也華貴，卻都是寬袍大袖，南邊樣兒。右邊的是瘦長臉兒，高鼻子，骨秀神清，舉止豪宕，雖然默默的坐著，自有一種上下千古的氣概；兩道如炬的目光，不知被他抹殺了多少眼前人物，身上服裝，卻穿得很朴雅的。這兩個陽伯卻不認得，下來，捱著這瘦長臉兒來，是曾侯爺敬華；對面兒坐著的，卻就是在龔尚書府上陪陽伯談天的珠公子。只聽右座那一個道：「稚燕，你又來了！這有什麼麻煩，胡亂點幾樣就得了。」右座淡淡地道：「兄弟還要赴楊淑喬、林敦古兩兄的預約，恐怕不能久坐，隨便吃一樣湯就行了。」言下，彷彿顯出厭倦的臉色。

稚燕一面點菜，一面又問道：「既到了這裡，那□□吊頭總得花吧！」珠公子皺著眉道，「你們還鬧這玩意兒呢？我可不敢奉陪！」敬華笑道：「我倒要叫，我可不能不叫別人！」稚燕道：「得了，不用說了，我把小玉讓給你就是了！」說罷，就吩咐僕歐去叫小玉。勝佛推說就要走，不肯叫局。稚燕也不勉強，只給鳳孫叫了一人，連自己共是三人。僕歐連聲「著」，答應下去。陽伯在裡面聽得清楚，忙推著小玉道：「侯爺叫你了，還不出去！」小玉笑道：「哪有那麼容易！今兒老媽兒都沒帶，只好回去一趟再來。」陽伯隨手就指著那桌上兩個不認得的問小玉道：「那兩個是誰，你認識麼？」小玉道：「你不認識麼？那個胖臉兒，聽說姓章，也是一個爵爺，從杭州來的；一個瘦長臉，是戴制臺的公子，是個古怪的闊少爺，還有人說他是革命黨。這些話都是莊制臺的少爺

莊立人告訴我的，不曉得是確不確，他們都是新到京的。」兩人正說話，恰好有個僕歐推門進來，招呼小玉上座兒。小玉站起身，抖擻了衣服，湊近那僕歐耳旁道：「你出去，別說我在這裡。我回家一趟，換換衣服就來。」回頭給陽伯、郭掌櫃點點頭道：「魚大人，我走了，回頭你再來叫啊！郭爺，你得閑兒，到我們那兒去坐坐。」趕說話當兒，早已轉入床後，一溜煙的出便門去了。

這裡陽伯順便就叫僕歐點菜，先給郭掌櫃點了蕃茄牛尾湯、炸板魚、牛排、出骨鵝鶩、加利雞飯、勃朗補丁，共是六樣。自己也點了蔥頭湯、煨黃魚、牛舌、通心粉雀肉、香蕉補丁五樣。僕歐拿了菜單，打上號碼，自去叫菜。這裡兩人方談起正事來。郭掌櫃先開口道：「剛纔我彷彿聽見小玉給你說什麼姓章的，那個人你知道嗎？」陽伯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就聽見莊稚燕叫他鳳孫。」郭掌櫃道：「他就是前任山東撫臺章一豪的公子，如今新襲了爵，到裡頭想法子來的。我纔信上說的就是他。」陽伯道：「那怕什麼？他既走了那一邊兒，如今余道臺纔鬧了亂子，走道兒總有點不得勁。這個機會，我們正好下手呢！」郭掌櫃道：「話是不差，可就壞在余道臺這件事。余道臺的銀子原說定先付一半，還有一半也是永豐莊墊付的，出了一張見缺即付的支票。誰曉得趕放的明文一見，果然就收了去了。如今出了這意外的事，如何收得回來呢！他的款子，收不回來不要緊，倒是咱們的款子，可有點兒付不出去了。我想你在先自己付的□二萬正款，固然要緊，就是這永豐莊擔承的六萬，雖說是小費，裡頭幫忙的人大家分的，可比正款還要緊些呢！要有什麼三差五錯，那事情就難說了！我瞅著久豐的當手，著急得很，我倒替你擔憂，所以特地趕來給你商量個辦法。」陽伯呆了呆，皺著眉道：「兄弟原只帶了□二萬銀子進京，後來添出六萬，力量本來就不濟的了。虧了永豐莊肯擔承這宗款子，雖覺得累點兒，那麼樹上開花，到底兒總有結果，兄弟纔敢豁出做這件事。如今照你這麼說，有點兒靠不住了，叫兄弟一時哪兒去弄這麼大的款？可怎麼好呢？」郭掌櫃道：「你好好兒想想，總有法子的。」陽伯躊躇了半天，忽然站起來，正對著郭掌櫃，兜頭唱了一個大喏道：「兄弟才短，實在想不出法子來。兄弟第一妙法，只有『一總費心』四個字兒，還求你給我想法兒吧！」郭掌櫃還禮不迭道：「你別這麼猴急。你且坐下，我給你說。」陽伯又作了一揖，方肯坐了。

郭掌櫃慢慢道：「法子是有個，俗語道：『巧媳婦做不出無米飯。』不過又要你破費一點兒纔行。」陽伯跳起來道：「老郭，你別這麼婆婆媽媽的繞彎兒說話，這會兒只要你有法子，你要什麼就什麼！」郭掌櫃道：「哪個是我要呢？咱們夠交情，給你辦事，一個大都不要，這纔是真朋友。只等將來你上了任，我跟你上南邊去玩兒一趟，閑著沒事，你派我做個賬房，消遣消遣，那就是你的好處了。」陽伯道：「那好辦。你快說，有什麼好法子呢？」郭掌櫃道：「別忙。你瞧菜來了，咱們先吃菜，慢慢兒地講。」陽伯一擡頭，果然僕歐托著兩盤湯、幾塊面包來。安放好了，陽伯又叫僕歐開了一瓶香檳。郭掌櫃一頭嗽著面包、喝著湯，一頭說道：「你別看永豐莊怎麼大場面，一天到晚整千整萬地出入，實在也不過東拉西扯、撐著個空架子罷了！遇著一點兒風浪就擋不住。本來呢，他的架子空也罷、實也罷，不與我們相干。如今他既給我們辦了事，答應了這麼大的款子，他的架子撐得滿，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完全；倘或他有點破綻，不但他的架子撐不成，只怕連我們的架子都要塌了。這會兒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只有大家伙兒幫著他，把這個架子扶穩了纔對。要扶穩這個架子，也不是空口說白話做得了的，要緊的就是銀子。但是這銀子，從哪兒來呢？」陽伯道：「說得是，銀子哪兒來呢？」郭掌櫃道：「哈哈，說也不信，天下事真有湊巧，也是你老的運氣來了！這會兒天津鎮臺不是有個魯通一魯軍門嗎？這個人，你總該知道吧！」陽伯想了想道：「不差，那是淮軍裡頭有名的老將啊！」

郭掌櫃笑道：「哪裡是淮軍裡頭有名的老將！光是財神手下出色的健將罷！他當了幾□年的老營務，別的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撐了好幾百萬的家財。他的主意可很高，有的銀子都存給外國銀行裡，什麼匯豐呀、道勝呀，我們中國號家錢莊，休想摸著他一個邊兒。可奇怪，到了今年，忽然變了卦了，要想把銀子勻點出來，分存京、津各號，特地派他的總管魯升帶了銀子，進京看看風色。這位魯總管可巧是我的好朋友，昨日他自己上門來找我，我想這是個好主兒，好好兒恭維他一下。後來講到存銀的事情，我就把永豐薦給他。他說：『來招攬這買賣的可不少，我們都沒答應呢！你不知道我們那裡有個老規矩，不論哪家，要是成交，我們朋友都是加一扣頭，只要肯出扣頭就行。』今天我把這話告訴永豐，誰曉得永豐的當手倒給我裝假，出扣頭的存銀他不要。我想這事永豐的關係原小，我們的關係倒大，這扣頭不如你暫時先墊一下子，事情就成了。這事一成，永豐就流通了，我們的付款也就有著了。就有一百個章爵爺，那上海道也不怕跑到哪兒去了。你看怎麼著？使得嗎？」陽伯道：「他帶多少銀子來呢？存給永豐多少呢？」郭掌櫃道：「他帶著五六□萬呢！我們只要他□萬，多也不犯著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陽伯頓時得意起來道：「好好，再好沒有了。事不宜遲，這兒吃完，你就去找那總管說定了，要銀子，你到永豐莊在我旅用的折子上取就得了。」兩人胡亂把點菜吃完，叫僕歐來算了賬，正要站起，郭掌櫃忽然嘆了一聲道：「怎麼外邊已經散了？」陽伯側耳一聽，果然鴉雀無聲，偃身湊近風窗向外一望，只見那大餐桌上還排列著多少咖啡空杯，座位上卻沒個人影兒。陽伯隨手拉開風門道：「我們就打前面走吧！」於是陽伯前行，郭掌櫃後跟，闖出廳來，一直地往外跑。不提防一陣噦噦喳喳說話聲音，發出在那廳東牆角邊一張小炕床上，瞥眼看見有兩人頭接頭地緊靠著炕幾，一個彷彿是莊稚燕，那一個就是小玉說的章鳳孫。見那鳳孫手裡顫索索地拿著一張紙片兒，遞與稚燕。陽伯恐被瞧破，不敢細看，別轉頭，跟郭掌櫃一溜煙地溜出那番菜館來，各自登車，分頭幹事去了。

如今且按下陽伯，只說那番菜館外廳上莊稚燕給章鳳孫，偷偷摸摸守著黑廳幹什麼事呢？原來事有湊巧，兩間房裡的人做了一條路上的事。那邊魚陽伯與郭掌櫃摩拳擦掌的時候，正這邊莊稚燕替章鳳孫鑽天打洞的當兒。看官須知道這章鳳孫，是中興名將前任山東巡撫章一豪的公子，單名一個「誼」字。章一豪在山東任時，早就給他弄了個記名特用道。前年章一豪死了，朝廷眷念功臣，又加恤典，把他原有的一等輕車都尉，改襲了子爵。這章鳳孫年不滿三□，做了爵爺，已是心滿意足，倒也沒有別的妄想了。這回三年服滿，進京謝恩，因為與莊稚燕是世交兄弟，一到京就住在他家裡，只曉得尋花夕醉，挾彈晨游，過著快樂光陰。擋不住稚燕是宦海的神龍，官場的怪公，看見鳳孫門閥又高，資財又廣，是個好吃的果兒。一聽見上海道出缺的機會，就一心一意調唆鳳孫去走連公公的門路。可巧連公公為了余敏的事失敗了，憋著一肚子悶氣沒得出處，正想在這上海道上找個好主兒，爭回這口氣來。所以稚燕去一說，就滿口擔承，彼此講定了數目，約了日期，就趁稚燕在番菜館請客這一天，等待客散了，在黑影裡開辦交涉。卻不防冤家路窄，倒被陽伯偷看了去。閑話少表。

不說這裡稚燕寫謝信、算菜帳，盡他做主人的義務。單講鳳孫獨自歸來，失張失智地走進自己房中，把貼身伏侍的兩個家人打發開了，親自把房門關上，在枕邊慢慢摸出一只紫楠雕花小手箱，只見那箱裡頭放著個金漆小佛龕，佛龕裡坐著一尊羊脂白玉的觀世音。你道鳳孫百忙裡，拿出這個做什麼呢？原來鳳孫雖說是世間紈袴，卻有些佛地根芽。平生別的不信，只崇拜白衣觀世音，所以特地請上等玉工雕成這尊彷彿，不論到那裡都要帶著他走，不論有何事都要望著他求。只見當時鳳孫取了出來，恭恭敬敬，雙手捧到靠窗方桌上居中供了；再從箱裡搬出一只宣德銅爐，炷上一枝西藏線香，一本大悲神咒，一串菩提念珠，都擺在那彷彿面前，布置好了，自己方退下兩步，整一整冠，拍去了衣上塵土，合掌跪在當地裡，望上說道：「弟子章誼，一心敬禮觀世音菩薩。」說罷，匍匐下去，叨叨絮絮了好一會，好象醮臺裡拜表的法師一般。口中念念有詞，足足默禱了半個鐘頭方纔立起。轉身坐在一張大躺椅上，提起念珠，攤開神咒，正想虔誦經文，卻不知怎的心上總是七上八下，一會兒神飛色舞，一會兒肉跳心驚，對著經文一句也念不下去。看看桌上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兒，被爐裡的煙氣一股一股衝上去，那燈光只是碧沉沉地。側耳聽著窗外靜悄悄的沒些聲息，知道稚燕還沒回來。鳳孫沒法，只得垂頭閉目，養了一回神，纔覺心地清淨點兒。忽聽門外帖帖達達飛也似的一陣腳步聲，隨即發一聲狂喊道：「鳳孫，怎麼樣，你不信，如今果真放了上海道了！你拿什麼謝我？」這話未了，就碰的一響踢開門，鑽將進來。鳳孫擡頭一看，正是稚燕，心裡一慌，倒說不出話來。正是：

富貴百年忙裡過，功名一例夢中求。

欲知鳳孫得著上海道到底是真是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